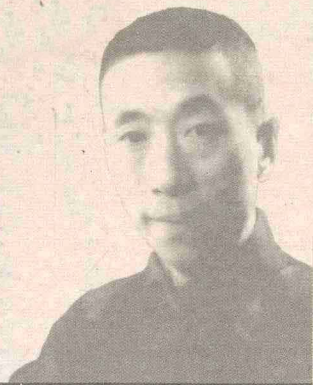


何炳松 著作集

西洋史学史

「美」绍特韦尔 著 何炳松 郭斌佳 译



何炳松



(一八九〇—一九四六)

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最早系统译介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并致力于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融会贯通，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炳松 著作集

西洋史学史



〔美〕绍特韦尔 著 何炳松 郭斌佳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洋史学史/(美)绍特韦尔著;何炳松,郭斌佳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何炳松著作集)

ISBN 978-7-5325-6639-6

I. ①西… II. ①绍…②何…③郭… III. ①史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0179 号

何炳松著作集

西洋史学史

[美]绍特韦尔 著

何炳松 郭斌佳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80,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5325-6639-6

K·1639 定价:19.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

何氏家学渊源,其先祖为朱熹再传弟子何基,几百年间,朱学成为何氏家学,何氏后人世代代秉承何基之风,居于金华北山,以读书讲学为乐。何炳松自5岁启蒙,直到14岁都是跟随父亲读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同时,这段学习经历使他认识到旧教育的弊端,影响其日后积极致力于引进西学、提倡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

1912年,何炳松以成绩第一的身份获得了公派留美学习的资格。在美国期间,何氏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主修政治学、历史学。在普林斯顿时,何炳松对美国“新史学”派产生了兴趣,成为这一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言人。何氏归国之后,曾在北京大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或任校长,又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又任暨南大学校长。北大时期及商务印书馆时期,是何氏的两个学术高峰期。在北大期间,何炳松开始向国内学界系统介绍“新史学”理论及教育思想和现状,还对浙东学派产生研究兴趣,继而研究中国史学史。在商务期间,何氏不仅完成了大部分代表性学术著作、论文,而且参与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论战。

何炳松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学研究方面,他是一位融会古今中西史学理论、致力探讨研究史学门径的史学家。他翻译并撰写了大量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与世界史著作,积极探索史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國史学现代化的途径。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推求过去进

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并且主张改进历史研究方法及最大限度地挖掘史料。这些观点和主张都对当时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何氏还是最早提倡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者之一，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正是由于何氏学术活动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对近代西方“新史学”流派的介绍和研究在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世人将他和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氏一生著述甚丰，《通史新义》、《浙东学派溯源》、《历史研究法》、《近世欧洲史》、《中古欧洲史》以及译著《历史教学法》、《西洋史学史》、《新史学》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何炳松著作集》共九种，以收录何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论文合为一编，名为《何炳松史学论文集》。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为简体横排，原书句读基本保持原貌，只对少数可能引起歧义之处进行了适当处理。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尽量进行了核校，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尽量不作改动，以存底本原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8月

译 者 序

译者窃不自量，尝思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断非独力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上之创举，尤非先事介绍现在西洋新史学之名著不足以资借镜。译者近来所以有编译《西洋史学丛书》之计划，其故盖即在此。

译者抱此宏愿业已数载于兹，终以谋生未遑，无从下手。四年之前，译者曾一时掌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无意中得一史学同志郭斌佳君其人。郭君本好学深思之士，自愿于课余之暇以全力臂助译者从事于西洋史学之介绍。译者闻之不禁大喜过望，遂与之合译此新出之名著，盖已费时一载矣。

今春郭君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助教，因得与北方罗志希、朱逖先诸史学前辈游，学业益进，不日且将负笈北美以求深造。半年以来，彼仍辅助译者翻译古赤氏《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至今亦已译成过半，不期年当可脱稿。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岂非平生一大快事哉？

此书原作文字精深，见解卓越，移译工作，颇觉困难。译者虽曾再四推敲，谬误仍恐不免，尚望览者有以纠正之。译文清样曾承友人向觉明君校读一过。向君精于中外史学，译者曾请其代为作一导言，将中西史学发展之陈迹作一比较之研究，以便读者。不幸向君因母

丧回籍，终未能命笔也。译者与郭君既均无暇及此，则唯有俟诸異日再请向君践约耳。兹当此书出版之际，辄将移译始末琐琐赘陈以代弁言焉。

何炳松 一八,八,七。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编 导言	1
第一章 历史之定义与范围	1
第二章 神话与旧闻之先史	9
第三章 书籍与文字	18
第四章 时间之计量	26
第五章 埃及之纪年史	34
第六章 巴比伦亚述与波斯之记载	43
第二编 犹太史	53
第七章 历史观之旧约全书	53
第八章 摩西五经	56
第九章 旧约中其余史书	62
第十章 经典之构成	70
第十一章 非圣经文学与约西弗	73
第三编 希腊史	84
第十二章 自荷马至希罗多德	84
第十三章 希罗多德	94
第十四章 修昔的底斯	104
第十五章 修辞与博学	114
第十六章 波里比阿	120

第十七章 后来之希腊史家	128
第四编 罗马史	135
第十八章 罗马之历史演说与诗	135
第十九章 罗马纪年史家与初年诸史家	144
第二十章 发禄、恺撒与萨拉斯特	151
第二十一章 李维	157
第二十二章 塔西佗	164
第二十三章 自斯韦托尼阿至安密亚那斯马塞立那斯	173
第五编 基督教与历史	177
第二十四章 新纪元	177
第二十五章 玄谈与姆利振之贡献	183
第二十六章 年代学与宗教历史攸栖比阿斯	190
附录 中古及近代史学	199
第二十七章 历史之解释	199

第一编 导 言

第一章 历史之定义与范围

迄今之世，历史本身无传之者。世间其他事物，如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几皆有历史，而以政治为尤甚。然在最近数年前，除极少数备学生所用之书外，历史本身之故事始终未尝有人为之叙述者。史神(Clio)虽系文艺女神(Muses)中之先进，然只知勤于记他人之过去，而忘却自身之过去，读者对于此点亦显然漠视而不之问。盖即“史学史”一语亦尚未为一般人所了解，以为此等问题唯大学中或有余兴可一为之，普通人士则初无暇晷。殊不知此乃人类历史极重要之一部分，吾人欲评论其他，不可不先了解此一部分也。

此种情形之由来恐即如以上所云。史神系一文艺女神，故普通多视历史为文学之一支。历史家每被推为大文豪或富于建设想像之大家，列之于诗家戏剧家之林，初不以历史家本身本具有特殊之艺术与科学也。世人之研究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之著作也，其目的在乎希腊文，研究李维(Livy)之著作也，其目的在乎拉丁文。书目之中，史家喀莱尔(Carlyle)与美术文豪纳斯钦(Ruskin)并列。古今来亦尝有大家为历史考证之学矣，且亦有局部之精深研究。然若视历史为一种文学，则历史自身之史终不能成，盖追溯往古虽系艺术实亦一种科学也。

是以史学史之为物虽欲引起一般史家之注意，亦必待合于科学

方法之历史考订学兴起而后可。除少数考订家外注意于此者当然甚寡。自来史学史皆蒙“史学”(Historiography)之名,其为世人所厌者久矣。直至今日史学方为研究院中正式训练之一部分。然所有成绩大体属诸研究之技术方面。故往往缺少艳丽之文字及丰富之想像,不足以引人入胜;且除专家以外亦鲜有知此类著作之存在也。

然史学史无须求人之注意而应受人之注意。历史包含艺术科学哲学等,为人类利害关系中之最早而且最广者。过去时代在巴比伦(Babylon)或罗马(Rome)视之作何印象?时间之初次发现及以年月标明过去时代究在何时,并用何法?何种游行之希腊人始携归埃及与东方之古代智识然后以之考订荷马旧闻(Homeric legend)而因之创造历史?宗教如何摧残科学与科学如何摧残宗教?恃何种神妙使久已失传之古代仍能恢复其原状,使今日能藉希罗多德(Herodotus)之古代事迹以考订其书,以李维或塔西佗(Tacitus)所行走之街道下掘得之古物更正其记载?凡此皆不仅传奇或文学而已。盖史学史者专讲深映之记忆力与科学方面之好奇心,足以衡量社会意识与理智生活者也。

兹请先论历史之意义。史之一字其义有二。一为事迹之记载,一为事迹之本身。例如克林威尔(Cromwell)未尝撰述一行之历史,而吾人每称之为历史制造者。吾人甚至谓史家所记载者为君主及政治家所产生之历史。在此二例中,所谓历史显然不指记载而指事物之待人为之记载者而言。同一名词可指研究之对象,亦可指研究之本体。此种混乱实为不幸。吾人已知社会学所研究者为社会,生物学所研究者为生命,独历史所研究者仍属历史。几近舞文弄墨矣。

二种意义之中其广大者较为新起。古人不知事与人虽无人为之记载,而本性自属历史。彼辈所谓历史,专指研究与记载而言,而非应当研究应当记载之人事。称各种现象为历史盖现代事耳。一民族之历史本指史家之搜索与记述而言,并非指一民族之演化。本指研究此题之著作而非题目之本身。以沿革言以论理言,此种解法较为

准确。盖万物本身并无史性。故事之能保存，方法凡二：一为使之永远沿存于现世——如制度艺术科学等——均不受时间之限制而无远弗届者也。一为用想像力为之重行建设，史家专职即在于此。

吾人如欲澈底明了史学史，对于此种区别务必辨明。此处所谓历史，只取其原有之意义，专指已著成之历史而言。吾人所研究者为历史家及其方法器具与问题等，而非所谓“历史制造者”，亦非战争宪法及其他史迹也。盖吾侪所注意者为历史家处置事迹之方而非事迹本身也。

历史之广义解释，普通指曾有之事而言，此义须略加讨论。历史之为物其能将一切曾有之事包举无遗耶？假使如此，必包含万有而后可，盖据近代科学所示，天地万物无一日不在变化之中也。此种变化不仅限于生活现象而已。并且旁及物质，范围之大莫可究诘。自变形虫与甲壳鱼以至人类之一部演化史，吾人现正从地层岩石中窥得其梗概者，实仅沧海之一粟耳。岩石固保有历史之遗迹，即其本身亦具有历史。要之历史而囊括万物，则必自最初星球之成形始，固不待一世纪前科学昌明考订精详而后方有历史之可言也。

然此种历史之考订，非史家之事，乃自然科学家之功。物质之解析足以阐明化学原子构造各种现象之理，或研究与原子关系最密之电子，吾人若视此种工作为历史之一支，固无可。然此非史家之所谓历史也。史家既恍然于知识范围之浩博，故不得不于学海中择其极小部分以为己任。史家果能深知际此各科学家分工以谋解决自然程序之神秘之候，其一己之地位为何，实为美事。盖史家一旦明了此种程序之后，即不敢再用旧法以应付其旧日之事业也。配景为之一变，价值标准亦与昔不同，而人生与世界之组合亦不能不加以重新之建设，而以一己之工作参入其中。彼虽自知其眼光不免限于一部分，然决不因此而失其效力。实则欲将其工作参入此种广大计画之中，非先具有更大之效力不可。果能与众合作，其事业必日益发达而不至于衰堕。史家虽自知决不能了解科学之渊源或追溯其历史，然科

学之配景实足以感动史家之心灵。至于科学渊源及其历史之研究固科学家所有事也。若科学上各种现象之性质为科学家所解得，则科学家之历史态度亦将与日俱增。物理化学之历史已由天文学家任之，旧日之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已成为地质学家及生物学家分内之所有事。科学家与史家之关系日渐直接而密切。故就著作与影响而论，世人多称达尔文(Darwin)为最伟大之史家，固非无根之谈也。

然假使客观之历史既不能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则试问其所涵者究有几许。吾人对于此问之答覆视各个史家之观察点而异。例如历史一词以人类事物为限，此固众无异辞者也。然究其实际则历史之为义殆不能如此之狭。因人类之身心属于动物世界并有种种前因之远是人类范围之外者，同时人生之天然环境，如食料、气候、居住等，亦复为人类史中之一部分也。如吾人更进而以此词专指人类之一种活动如政治等，则极重要之人类精神上之表示亦将屏而不谈，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工程、教育、科学或哲学等，势必见斥。然则盍以人类之过去尽行纳入历史范围中以免烦恼耶？

吾人若以一切过去纳入历史范围中，其必要限制仅有一种。即须以历史眼光视过去是也，换言之，过去之事迹须视为社会发展程序中之一部分，不可目为孤立之事实。盖历史事实者用以组成古今来连绵不绝之相互关系一部也，此相互关系为何，即时间(Time)是已。

此仍属客观之解释，为史家自有之范围。然若详察吾人上述之定义，即知吾人所讨论之历史一词，其意义已较寻常为近真，即史家之工作是也，盖已指吾人对于事实所取之态度用以判决该事实是否属于历史而言矣。然则曷谓历史之态度？所谓历史之态度，在于看清此事与他事在空间(Space)及时间(Time)上相互之关系。例如传记之能将个人置诸社会配景中者，乃得称为历史，若仅述一人一生之事迹，即非历史矣。传记所述者或系清寂孤独之豪侠，或足以代表古今来一般人类之人物。然两者皆缺乏历史眼光，不可谓史，盖个人而欲加入事物嬗递潮流(即时间)之中，非与其社会连络不为功也。又

如以研究一般农人生活之目光研究任何农人在岁时循环无已中之生活，其缺乏时间关系不啻与研究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之心理同。反之，若新英格兰之农民及依利萨伯时代之莎士比亚(Elizabethan Shakespeare)，即牵入历史范围之内，因吾人就其在社会配景中而研究之，而社会者时间之储藏器，求为人事变化之反映者也。

测验传记之法亦可用之于古物学上之研究。盖过去之事未必尽属历史。实则当古物学家提出各种孤立材料供吾人之观察时，陈列于吾人之前者已失其历史之性质。盖历史事迹亦犹历史人物之行状然，决不能单独存在，乃程序中之一部分而其重要之意义则实寓于其活动之中也。古物学家仅于大事变迁之机器中保留其机器之一部分，而史家则须善为整理，重使运行，庶可窥见其变化程序之大端焉。

合乎本意之历史实始自希腊人。其所制史诗(Epic)纯粹为艺术上之创作，早已雄冠全球。而希腊人之想像力于此能使过去事物迟缓演化之迹发生动力，此实最初历史得以成立之条件也。旋由韵文而转入散文，以清明自制之态度开始考订相传之旧闻而辨其虚实。就吾人所知，在纪元前六世纪以前，未有抱不信之心而敢将往古之事分类条列者。迨希腊人持此革命态度以研究过去传说之真伪以后，科学精神始贯入说书之一种艺术中。含有真意之历史实合此二者而成者也。

历史一词之由来始于此辈六世纪时之爱奥尼亚人(Ionians)，用以指其研究所得者也。其意非指故事之讲述，而指知识与真理之搜求。历史之于此辈，犹哲学之于后世雅典人(Athenians)，或科学之于吾侪。史家者考订之研究家也。希罗多德不仅以传诵记叙见长。并亦善于推究与探讨，而其生平之推究即为爱奥尼亚语中之历史。唯希罗多德并云历史一词亦可用以表明其搜求所得之故事，所谓搜求所得之故事者，当然非凭空臆造之故事，乃指彼辈探讨家所讲之故事也。迄亚理斯多德(Aristotle)与后世波里比阿(Polybius)之时，历史一词始移用以指历史上之著作，而不指著作前之搜求。自波里

比阿以迄今兹，历史（拉丁文称 *historia*）与文学初无区别。垂至今日，研求科学者始离文学而趋向实学，舍著述而专重事实之发见，学者遂于无意中回向古希腊希罗多德以前所目为历史者从而研究之，（当希罗多德时距科学发达甚远，断非所能梦想及之也，）此种无意获得之现象洵学术界中一佳话也已。

历史既具有二个方面——其一起自爱奥尼亚，其二须追溯至天地初开之时——著述历史者每被其炫惑。历史本包含艺术与科学两种原质者，而世之历史家每欲证明历史之究系科学或系艺术，此点须待后章详论艺术与科学关系时再讲之。唯为易于明白起见，特于讲此问题之前，先将吾人之主题分而为二：即搜求（科学）与记述（艺术）是也。

历史划分为科学与艺术之后，二者遂异轨而驰。艺术观之历史，与他种艺术同时并兴，大都为想像力与文辞之创作品，专恃辞令之动人，描写之艳丽，情致之浓厚，雄伟娴雅，与夫高尚之情感，或雄壮之辩才。言论往往偏袒失真，如喀莱尔之描写法国革命是也；用情太深每易乖离真理，如夫鲁德所著《亨利第八》（*Froude's Henry VIII*）或马可梨所著《英国史》（*Macaulay's History of England*）是也；即以吉本（*Gibbon*）具良史之才，因求文章之华丽，亦失事实之真相；米细勒（*Michelet*）擅长文笔，亦有过犹不及之患。惟在艺术观之历史记事中，纵不务真，要皆洋洋大观，推为文章之上乘者也。事实上历史中之艺术适与科学相背。凡文学家称雄之地，对于考订史料之兴趣，必不如其注意文情之生动为多。史家之文章愈工，则其考订之工夫即愈少。此虽不可以一概而论，然已足使科学化之史家永久怀疑文学家之撰述矣。文学家之对考订家虽常藐视之以为缺少史家应具之透视力，然史家之此种怀疑态度确有提醒文学家之效能。而纵观双方之主张均各有其相当之理由。善搜考者往往不精于艺术，且描写过去事迹，无深情感气足以使历史具生动之观，故不能列入文学杰作中，以与米细勒或马可梨媲美。然研究历史中之艺术，殊见困难，盖

文章全恃天才，天赋不同，成就互异，初无一定之进展，足供吾人之追溯。例如伯里克里斯(Pericles)时代之著作，迄今未有能超越之者；希罗多德与修昔的底斯之作品与万神庙(Parthenon)同垂不朽，为千古之楷模焉。

至于科学观之历史自有其发展之程序及合理之历史。至今已与他种科学同，日形重要，非特为一般史家公认为独立之学科，并经一番苦功之后能重建吾人演化之概况。其工作至公无私——冷酷程度几至于不近人情，——权衡书牍，收集证据，凡百错误之处虽备受敬仰者，一经发觉，即行提出，以极谨慎之态度整理古代残缺不完之遗物，——其主旨不在垂训，亦不求媚人，只在应付科学精神之要求，所谓求真理而献诸世而已。

自有此种科学化之历史，——可谓近世实践古希腊所谓“研究”(historia)之一种事业，——遂引起多种之辅助科学，其最显著者为考古学(archaeology)，将历史范围远拓于笔传或口传记载之外。此种发展在十九二十两世纪时日有进步，为现代学术界中最伟大成绩之一。最近芝加哥(Chicago)大学教授布雷斯特德(J. H. Breasted)所撰埃及史，较之希罗多德之所记，相去天壤，即此可见其成就之大。依布雷斯特德研究之方法，科学探险家从沙漠中之断碑残石研究所得者可以远胜古代著称之游历家在底比斯(Thebes)僧人处所耳闻者焉。

本书线索为自希腊至今科学化之史学史。然正当之史学史不应以此自限也。未有科学以前与后世非科学方法时代之成就，皆属题中应有之义，应并包举而讨论之。其实凡能表现具有相互关系之各事，皆属历史，即不因科学方法而存在，亦当以其艺术而占有地位。例如中古时代之寺僧虽明将不可能之事迹抄入纪年史之中，且其艺术亦甚陋，然吾人终不能鄙弃之而不谈。盖无论如何彼辈固抱有一种属于艺术之历史进程观念也。彼辈又将散文化成基督教史诗(The Christian Epic)，虽全自宗教热诚中产出，其纯为艺术上之作

品，与希腊巴比伦之史诗同。凡此种种之原委皆史学史所应研究者也。

科学未兴以前之历史，其渊源极早，先于赫刻提阿斯(Hecataeus)与希罗多德之世者，(相形之下赫刻提阿斯与希罗多德之世当称近世，)已不知有若干世纪矣。实则人类之有历史应溯源至于人类初有记忆力之时，当时森林溪壑之将为后世人类资生之地者尚在草昧初开，一辈猿类蛮人粗知过去与现在之区别。观此可见历史之渊源盖与人类同其古。盖记忆初萌之候即为意识开端之时。而最有功于人类者舍言语外厥惟记忆力之获得。诚以记忆力者足以连络人生，指明尔我，足使吾人认识昨日之吾人于今日，已死之过去可再充之以生气与情感使之重现于目前，有如神秘之镜永远摄得过去之反影，记忆力之为物诚妙矣哉！试破坏记忆力而尔我两人相关之时间立即因之而破坏。岁月固可如流，年各有其丰歉，然皆自虚无之将来入于虚无之过去，无异雨珠之入海。过去之存在记忆之中，犹将来之存在想像之中，意识连络此两极而贯串之，历史则记载此中之经过。要之，记忆能显示世界为一种历程，而使其间之事迹成为历史。

上文之追溯历史根源，如此渺远，骤视颇近荒唐。吾人通常每以古代历史为出于诗歌传奇之流，脱胎于神话而具体于史诗。实则稍加思索，即知历史并非始于可歌可诵之诗，而导源于最初之言语。然历史之渊源尚不止此，应与人类起源同其古，远在冰川泛滥山谷之前，既非起于雅利安武士(Aryan warriors)营寨之中，亦非起于古代繁盛都会之内。当人类初学呻吟或用记号问答“曾有何事”(what happened)之时，历史即随以俱生。自草昧初开之时以至今日，历史资料已囊括种种足以感动人生意识因而流传之事迹。其中线索或断或焚，或已失传。吾人所知之历史仅数千年而已，盖日月如梭，既足以组成社会之生活，亦足以侵蚀社会之生活，其间究有何种势力之活动，久已无从考证，只可略事猜想而已。然就吾人所知而论，真正之历史虽产生于社会演化进程之中途，当时一般社会之记忆已延续不